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重振联合作战环境下的核作战意识

Revitalizing Nuclear Operations in the Joint Environment

凯文·摩特，美国陆军中校（LTC Kelvin Mote, USA）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在思考美国面临的未来威胁时，必须考虑多种情况。对手的武器库中有许多选择，包括改良的末端制导弹道导弹、网空作战能力，以及太空相关武器系统。而美国，经过长达 13 年的平叛作战，已经忽视了对我军构成持久威胁的核武器。正如各种文献和威慑专题讨论会所强调，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严肃讨论和思考敌人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我方规划如何在限制性环境中开展作战的时候了。因此，国防部必须教育规划核作战的有关人员，重新编写核作战准则，提高意识，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

战略背景

如今，在美军有关如何应对明天战争的描述中，“网空作战”是个“时髦”词。但网空作战只代表我们在 2025 年可能面对的场景中潜在敌人对多个作战领域发挥影响的一部分。根据《全球趋势 2025》报告，“未来 20 年间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尽管非常低，但是很可能高于当今的风险水平”。[1] 敌人既然有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我联合部队就要认真备战，确保打赢。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所言：“全球经济中先进技术的扩散，意味着中量级军队和非国家行为者现在可以获得曾由超级大国独占的武器。”[2] 当今世界包括七个公开的核国家，一个隐秘的核国家（以色列），以及至少三个有志拥核的国家（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核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球化。[3] 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布拉格演讲中承认：“全球核大战的威胁已经减弱，但是核攻击的风险却在增加。”[4] 这些条件形成未来核世界的基准线，并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假设：发展中国家不会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扎卡里·戴维斯（Zachary Davis）将此现象称作“战略储存”，意思是，那些能构成军事（或经济）优势的技术暂时保持在未开发状态，等待安全需求驱动这些技术武器化的时机来临。[5] 例如，在伦敦《泰晤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沙特一位高级官员称：“目前没有寻求单边军事核项目的意图，但是如果伊朗人发展自己的核能力，这种态势会立即改变……伊朗拥核而沙特无核，从政治上讲，这完全不能接受。”[6] 许多国家现在感觉到，随时开发这些储存技术符合其最高利益。美国军队一直享有的核优势在未来可能减弱。技术的扩散、超级大国减少战略核武器储备的趋势，以及多国行动者相互威慑的复杂性，促使许多国家寻求核能力。《全球趋势 2030》重申了多极世界的威胁，并指出，遏制朝鲜和伊朗核野心的努力，将决定《核不扩散条约》的未来。[7] 与之平行，这些行动还将确定美军联合作战参谋班子如何策划核能力及如何编写核作战准则。战略规划专家需要准确预见未来，并调整我们的核能力，以应对美国可能面临的新现威胁。

历史借鉴

美国的核能力源于 70 多年的智力和作战应用开发。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科学家和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同时进行武器开发和武器应用之效应的作战艺术开发。审视对手将

在未来制造的复杂环境，我们认识到，美军必须重振核作战意识，以威慑那些核武器追求者，并且重新编制核环境中的作战准则。《二十一世纪核威慑》一书或许是对这种现象的最佳研究之一，该书的作者泰雷兹·德尔佩奇（Thérèse Delpech）指出："只要核武器存在，即使数量很少，威慑是应对核武器的最安全做法。此原则理论上比较容易接受，而实践起来则比较难。在冷战时期是这样，今天似乎更加如此。"[8]

"理论"和"实践"这两个词汇与"概念"和"准备"相对应。如何做好准备在未来冲突中实施威慑，途径很多。更重要的是，无论计划如何周密，我们不能假设危机中的每一项行动都不出所料。用德尔佩奇的话说："一个**战略海盗时代**可能正在展开，在这里，海盗是指蔑视法规和欺瞒诈骗者横行无忌。"（粗体强调来自原文）[9]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不足以应对核追求者的增多和这些国家的核作战准则不透明甚至根本没有核作战准则的现实。能否保持有效的威慑，难度在于如何应用作战艺术发挥威慑效应。

对作战艺术的理解，如许多中级军官教育课程中所描述，起源于作战准则。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作战规划专家看不到核武器的现行作战准则。首先，核武器的使用是由总统控制的。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处于重新界定核武器作战政策的状态中。冷战时期的核战争准则来自国家战略指南，其原则精神贯穿体现于联合作战和军种作战出版物。现在，国防部已经有了如何运用核武器的国家战略指南，但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作战指导准则，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联合出版物 JP 3-12《联合核作战准则》作为纲领性的联合作战指导文件，为核作战提供了框架。此文件初版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但在 2006 年作废。修订版的发布日期至今尚未确定。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陆军相应的出版物，战地手册 100-30《核作战》公布于 1996 年，目前仍作为现役战地文件保留；而引领陆军编制战地手册和指导陆军作战规划专家的战略指导文件，不复存在已 17 年有余。这种出版期久远的出版物和联合作战规划文件的缺失，是我们的军官队伍核战争艺术和技能不断下跌的原因之一。

军官们必须了解核武器的效应。美军长达十三年的平叛作战，美国国家核政策的改变，加上新技术的兴起，损耗了我们的核作战概念，削弱了我们的危险意识，使我们对美军面临的国际核武器威胁不太在意。展望未来冲突，我们必须知道对手可能及如何使用核武器，了解我们的作战部队必须克服哪些核作战效应。

作战考量

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军事规划人员已不熟悉核武器的威胁。在 1980 年代长大的人，很容易联想到核武器的毁灭性，那个时代的电影描述了核武器的巨大威力，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推动了军队以新的军事战略取代同归于尽战略。然而,在"后 X 代"军界，军官们对美国"冷战"遗产的经验非常有限，眼下的军事作战只关注于如何开展平叛和民心战，而常常忽视全频谱军事行动的更多内容。

虽然核战争处在作战频谱的最右端，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会发生什么。核武器的性质，决定了一枚核弹引爆后，其所产生的效应要比常规炸弹强大得多。大规模爆炸加大规模杀伤，核爆炸要比常规爆炸的威力高出数百万倍。如《核物质手册》

所示，当前的作战准则没有准确反映典型地面核爆炸所产生的效应。[10]

我们在查阅核作战效应时有必要注意，除了指导生化核放射及高能炸药等的部队作战保护的文件或章节之外，联合作战准则中还有哪些地方谈及了核作战。核作战概念在JP 3-0《联合作战》中出现过一次，在JP 5-0《联合作战规划》中出现过两次。在总共超过468页的两部文件中，此概念只占不足区区一页。[11]

这些文件中不讨论核作战环境中的核作战效应，暴露出我们缺乏与拥核对手对抗所需的作战策划和部队运筹的作战艺术。联合出版物对武器运用和策划着墨不多，没有为联合作战规划专家提供如何对抗拥核敌人的指导框架。虽然是否使用核武器由总统定夺，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必须做好准备，引导我军在未来战略背景下的抗衡环境中打赢拥核对手，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敌人的核武器、甚至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信威胁，都将对整个军事行动范围产生影响。美国国家领导人需要在此种背景下考虑未来作战行动的战略目标和预期的终局。

2. 敌人可能会考虑凭借有限的核打击，即借助核弹的速度、生存能力（渗透能力），以及对部署的美军关键目标实施核打击（即针对部署部队的弹道导弹攻击）而可能增加成功几率的侥幸，来获得快速战术胜利。

a. 快速攻击可能导致美国决策周期延误。

b. 可能需要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威胁。

3. 敌人使用高空爆炸核武器可能降低美国的指挥控制能力。

4. 作战规划专家应审查使用密集编队的风险。敌人使用核武器以及核武器的后续效应，对美国密集型作战编队和前方固定作战基地形成较高风险。

5. 在对拥核敌人作战的环境中，目标选择是控制冲突升级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对联合作战一体化优先目标列表中的每一个目标，需要做仔细的目标分析，包括其对威慑的影响。作战规划专家们应做好思想准备，应估计到高层领导在战略危机中为保持稳定，可能不批准对大型目标的打击。

把核效应和对拥核对手作战的机动艺术纳入思考，为我们增强作战效果提供了一个途径。在未来的冲突中，我们不能假定新兴对手将把作战行动控制在核武器门槛之下；相反，我们必须通过控制冲突升级和抑制升级来管理冲突。在未来作战准则的编写中如能包括这些观点，如能就这些话题开展理性讨论，将为联合作战参谋专家们提供正确信息，为联合部队作战提供更好的指导。

结语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在思考美国面临的威胁时，需要考虑多种情形。对手的武器库中有多样武器选择，包括改良的弹道导弹、网空作战能力、太空相关武器系统，以及核武器等。各种讨论表明，敌人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我们不可再拖，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讨论，制定出在核环境中作战的计划。这种形势还要求国防部对相关人员加强核作战意识教育，重新制定核作战准则，以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

注释:

1.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全球趋势 2025：变换的世界],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08), 67, http://www.aicpa.org/research/cpahorizons2025/globalforces/downloadabledocuments/globaltrends.pdf.

2.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Force 2020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 2020], (Washington, DC: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0 September 2012), 2, 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JV2020_Capstone.pdf.

3. Thérèse Delpech,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Lessons from the Cold War for a New Era of Strategic Piracy [二十一世纪核威慑：冷战之鉴与战略海盗新时代],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2), 3,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12/RAND_MG1103.pdf.

4.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radcany Square, Prague, Czech Republic”[奥巴马总统在捷克布拉格城堡广场的演讲],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5 April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President-Barack-Obama-In-Prague-As-Delivered.

5. Zachary S. Davis,“Strategic Latency and World Order”[战略储存与世界秩序], Orbis 55, no. 1 (January 2011): 72.

6. Hugh Tomlinson,“Saudi Arabia Threatens to Go Nuclear 'within Weeks' If Iran Gets the Bomb”[沙特威胁：如果伊朗获得核弹，沙特将在“几周内”造出核武器], Times (London), 10 February 2012.

7.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全球趋势 2030：另类世界],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13), 57,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8. 见注释 3，第 1 页。

9. 见注释 3，第 6-7 页。

10.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uclea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efense Programs, Nuclear Matters Handbook [核物质手册], expanded ed.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uclear,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efense Programs, 2011), 211-37, http://www.fas.org/man/eprint/NMHB2011.pdf.

11. Joint Publication (JP) 3-0, Joint Operations [联合出版物 JP 3-0：联合作战], 11 August 2011, III-34, V-58,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0.pdf; and JP 5-0, 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11 August 2011, IV-51,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5_0.pdf.

凯尔文·摩特，美国陆军中校（LTC Kelvin Mote, USA），田纳西大学文学士，马里兰大学理科硕士，现任内布拉斯加州奥佛特空军基地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全球打击联合功能组成部队司令部联合作战规划官，负责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制定慎密、可调适、高时敏性计划提供必要的作战专业知识。他曾作为装甲部队军官及信息作战规划官部署支援“南方守望”和“伊拉克自由”行动超过 48 个月，其后服务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合成武器中心使命指挥训练计划。摩特中校是美国陆军指挥总参学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参谋学院的毕业生。